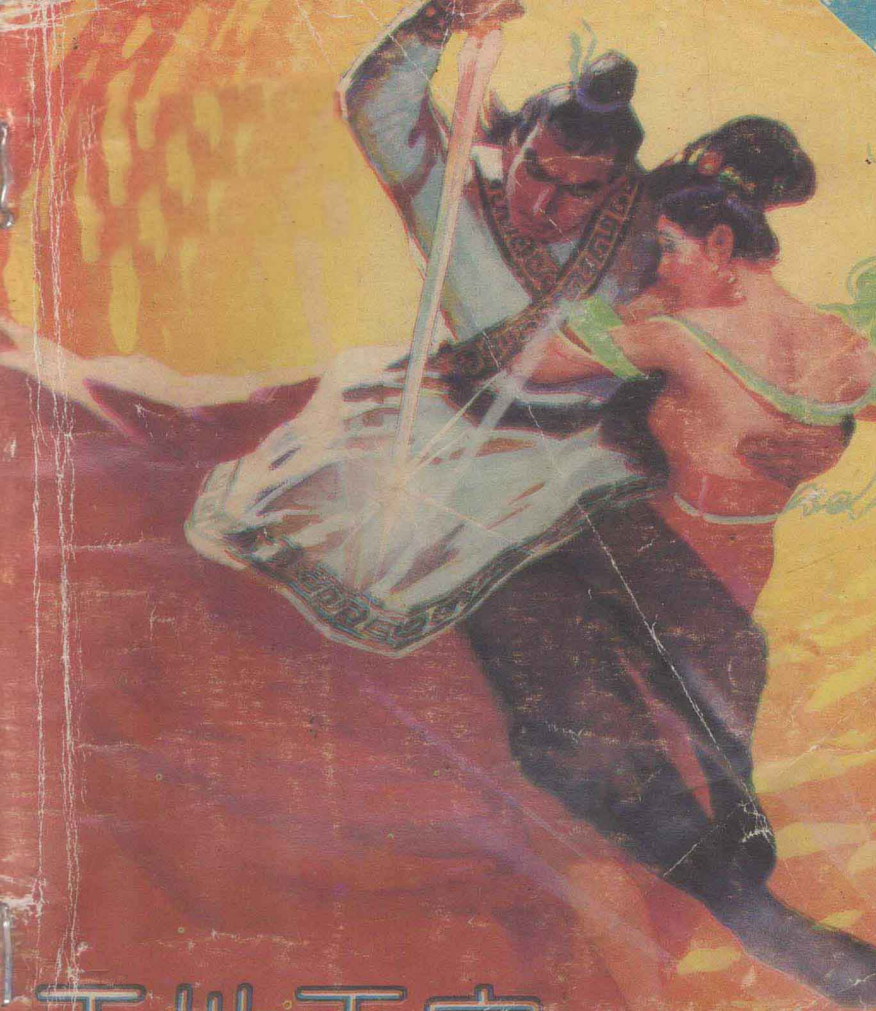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天地不容

出版社

天地不容

金 庸 著

(上)

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

〈一〉

中秋之夜，山风呼啸，湍流奔鸣咽，声如厉鬼怒号，令人胆战心惊。

在瞿塘峡的上游，正有一大江船准备通过瞿塘峡。在朦胧夜色之中，怒涛澎湃之下，好象那艘大江船瑟索颤栗，暗示着死神即将来临。

大船舱中，灯火摇曳，一位中年文士正在提笔挥毫，一块素绢上已经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楷书，写完，立即在后面写上某年某月某日和一个“四”字，他写到这里，突闻舱外有人大声道：“启禀客官，现在就要过峡，此峡为天下之险，一个不小心，连一片木棚也找不到，为了慎重起见，全船之人不分主客，除了女流之辈外，都应同心和力，帮助渡过险流，贵客可否助本船一臂之力？”

文士放下笔，对身旁的妇人道：“芸妹，此峡奇险，旅者视这畏途，有人称之为鬼门关，况且今夜山风甚大，待我去助他人一臂！”

这文士虽有浓重的书卷气，但眉宇之间却有一股凛然正气。目光炯炯，显然还是一位内外兼修的武林高手。

他身旁的中年妇人虽然衣着朴素，却掩不住她那绝代风华。她身旁站着一个十五六岁美貌少女，豆蔻年华，显得十分成熟，好象一朵盛开的牡丹，渴望雨水的灌溉，眉角眉梢，荡漾着万种风情。

美妇膝前，站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，正瞪着一双浑圆的大眼睛，望着他的父母谈话。

文士出了船舱，来到甲板之上，只见几个船家，都将头脸蒙起，仅露出眼睛，手持长篙，两根大缆，自大船左右舷通往两岸岩石上，显然两岸上也有五七个人在拉纤。

文士自动拿起一根篙子，站在左舷。此刻山风越来越大，发出凄凉而恐怖的怒吼。

这时，舱门一开，那少女竟探出头来，先四下张望一下，然后和其中一个大汉的目光接在一起。

那大汉向少女微微点头，有意无意地看了文士一眼，那文士发现少女，立即沉声道：“莹儿，快关上舱门，待会船身波动极烈，千万不可乱跑！”

少女缩回身子，关上舱门，那个大汉也别过头去，英俊而略带阴险的脸上，泛出一丝狞笑。

文士站在最前端，他的后面和左右各有三个大汉，他们的目光并未注意湍急的峡流，也未注意两岸的拉纤之人，却都注视着那文士的背影，互相一望，交换了一个会心的险笑。

就在这一刹那，舱门处开了一条细缝，那位美妇恰好看到了这暧昧的情景。她虽然也是武林儿女，却因婚后生了子女，荒废了武功，由于她出自武林世家，见闻广博，暗叫一声“不好！”正待招呼那文士，突闻其中一个大汉沉喝一声“放——”十余根长篙，一撑船旁的岩石，大船立即向前划去。

那美妇大叫一声“展文小心！”心字未了，大船已入湍流之中，船身狂颠，怒涛拍击着船身，发出不堪负荷的声音，而大船已顺着曲折的峡道疾泻而下。

那文士虽然全神贯注峡流，但那美妇刚才一声大呼，也隐隐听到，他心中一动，正要回头，那知三根锋利的长篙，挟着锐利之势，已到了他的背心。

那文士在这杀那之间，才知道上了贼船，生死一发，不容思考，足尖一点，腾空而起。

哪知三个大汉早有准备，知道他非走这条路不可，三根长篙如电戳到，只闻一声惨哼，文士刚跃起一丈来高，背心已被穿了三个透明窟窿。

三个大汉同时一抖长篙，只闻“卜”一声，文士的尸身带着一蓬血雨，没人峡流之中，瞬息不见。

三个大汉也同时疾点两岸的明礁暗岩，通过了恐怖的瞿塘峡。

“哈……”一阵狂笑中，三个大汉一齐放下篙子，窜入舱中。

那美妇在文士身中三篙，落入江中之时，已经奇痛攒心，昏倒舱中，而那少女并未去拉她的母亲，却向一个较为年轻的大汉奔去。

只有那五六岁的小童，伏在美妇身上嚎啕大哭。

这是一幕人间奇惨的局面，这母子三人等于俎上之肉，瓮中之鳖，根本没有挣扎反抗的机会。

那个年轻的汉子坐在椅上，狞笑道：“任务已经完成，主人曾说过，这两个美人儿由小弟自行处理……”

另外两个大汉度容道：“三弟大概是想母女兼收，一箭双雕吧？”

那年轻的汉子面色一寒，目中射出骇人的光芒，道：“难道二哥也想分一杯羹？”

那汉子震颤了一下，道：“三弟，你想到哪里去了？说真格的，这两个美人儿，也只有三弟你配得上！为兄那能和你——”

那年轻的汉子哼了一声，打断他的语尾，又对年纪最大的汉子道：“大哥你呢？”

这虽是征求意见的态度，但语气冰冷，令人直冒寒气。那大汉世故地耸肩调笑道：“三弟，你这就不对了，大哥我一向不近女色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即使大哥确有此意，也不能和三弟争呀！”

那年轻的汉子傲然地一笑，道：“大哥二哥误会了，小弟不是那个意思，事实上主人虽然交给小弟处理这件事，但小弟也不能独断独行，因为这三个人关系重大，如被他们漏网，哪一个担待的起？！”

那少女半倚在年轻汉子身上，整个娇躯都散发出烈火似的魅力，眼波带俏，风情万种，使那年轻汉子的险恶的脸色逐渐松弛下来。

那小童的悲号和少女的荡笑，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。

年轻汉子对那少女道：“莹妹，把那小崽子拉开，别让他鬼叫，怪烦人的！”

那少女走到小童身旁，扯着他的衣领提了起来，道：“飞弟，快别哭了，有甚么好哭的？！”

那小童五六岁，虽然生得一表人才，聪明过人，毕竟还是个孩子，不禁怔呆了一会，茫然地道：“姐姐，妈妈死了，难道你不伤心？”

那少女荡然地道：“她没有死，死了也不要紧，姐姐会照料你的！”

那小童怔了一下，显然他对于“死了不要紧”这句话莫测高深，心想，妈妈如果死了，怎么不要紧呢？

小童大声道：“我要妈妈，姊姊，你放开我！”

说着就大力挣扎，这少女仍然抓着他的衣领不放，小童急了，剑眉暴跳，扬起小拳头，就是一式“危巢取卵”，捣在少女的肚皮上。

那少女“叭叭”两声，两个耳光把小童打倒在地，鲜血自口角流出。

“打得好！打得好！”那年轻汉子大声夸赞，好象是一件值得鼓励之事。

那小童素日深得父母宠爱，不但未挨过耳光，就是重一点的话儿，也未被说过，不由惊得呆了。

他坐在地上瞪着一双大眼睛，看那年轻汉子，又看看他的姊姊，一脸迷惘之色，心想：姊姊怎地和这陌生的汉子合伙来欺负我？

“别看他才六岁稚龄，毕竟出自武林世家，跳了起来，两手叉腰，指着那年轻汉子大声道：“你是甚么东西，敢叫我姊姊打我！”

那少女大怒，“叭”地一声，把小童踢出五步多远，恰巧倒在那妇人身上。

“哈哈……”三个汉子一齐纵声大笑，那年轻汉子突然脸色一寒，道：“这小子可真不简单，我得先宰了他！莹妹不会反对吧？”

那少女坐在椅上，双手抱膝，扭着腰肢，在那冶荡的秋波之中，泛出险毒的煞气，道：“大哥，你看着办吧，反正我已经是你的人了！”

小童的泪水像泉涌似的淌在那妇人的脸上，那妇人立即醒了过来，恰巧听到了少女的话。

她的心猛跳了一下，希望是自己的耳朵发生幻觉，哪知当她看到自己的女儿一脸淫荡之色，正在和那年轻汉子眉来眼去时，一颗芳心如被撕裂一般。

她不知哪里来的勇气，霍地坐了起来，将小童抱在怀中，厉声道：“莹儿，你刚才说甚么？”

那少女扭动娇躯，淡然地道：“我是说我已经是他的人了！”

语带磁音，秋波频送，那妇人的娇躯突然颤抖起来，惊骇万分地道：“你……你这贱人！你……你已经和他发生……？”

“别大惊小怪的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你又不能养我一辈子！”

那妇人清丽的脸上泛出极端痛苦之色，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他们暗算你爹爹，你预先已经知道了？”

少女微微点头道：“知不知道都是一样，即使我知道也不会拦阻他！反正他又不是我的亲爹爹！”

那妇人目眦皆裂，咬牙切齿，恨声道：“贱婢！你外公早就说过，你生了一副奇淫之相，当年就劝我不可收养你，我当时不信，只以为你比较早熟，哪知果然被猜中了。”

少女放肆地笑了一阵，道：“你装甚么假道学？我听说你年轻的时候，也是招蜂引蝶！”

“哈……”三个汉子狂笑了一阵，那年轻的汉子走上前去，伸手去捏那妇人的面庞。

妇人杏眼圆睁，“叭”地一声，一口唾沫吐在年轻汉子的

脸上。

他狞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已经落入大爷手中，大爷看你还有几分姿色，所以不忍杀你，嘿嘿！你若不知好歹，我奸了你之后，再把你和这小子丢入江中喂鱼！”

妇人厉声道：“狗贼，展文和你们有甚么仇恨？”

年轻汉子脸色一寒，对另外两个汉子沉声道：“大哥和二哥到舱外去！”

两个汉子也真乖，虽然脸上略显不豫之色，却不敢违抗，互视了一眼，到舱外去了。

年轻汉子狞笑连连道：“大爷现在就要玩你然后把你和这小子一块水葬，嘿嘿！这也是展文生前所想不到的。”

“且慢！”那少女一下子站了起来，两手叉腰，桃花眼圆睁，厉声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那年轻汉子耸肩调笑道：“我要——我要——”

那少女一脸杀机地走到妇人面前，道：“果然有几分姿色，我平日没有注意，无怪他不肯杀你了！”

那妇人脑中“嗡”地一声，眼前一阵发黑，差点昏倒，厉声道：“贱人！你疯了？我是你的妈妈呀！虽然你不是我生的，可是你自幼——”

少女脸上没有一丝尊敬之色，冷峭之意挂在口角上，冷笑道：“不错！以前你领养了我，你是我的妈妈，但是从现在开始，人家看上了你和我，鱼与熊掌想兼而得之，因此，咱们的关系就不是母女了，你想想看，咱们该是甚么关系？”

妇人乃是心地善良之人，一时之间被那少女的谬论惊得呆了，她自信一生没有做过伤天害理之事，她的丈夫也是一代大侠，而她的父亲，更是武林中一位白道奇人，苍天没长

眼，对她也太残酷了。

“欲哭无泪”这句话，正是她现在的写照，只觉一颗心被片片撕碎，眼前的景物也开始模糊起来。

少女凝视着那妇人的娇面，觉得她的美的成熟，雍容华贵，这种徐娘的风韵，正是那些食髓知味的男人所垂涎的对象。

古语说：人所类禽兽者几稀，而有一个天生下贱的人，他的潜意识中就没有伦理道德，这少女就是一个例子。

她是天生淫贱的东西，她与那年轻汉子已经发生了数次不可告人的关系，食髓之味，少女的矜持和自尊已荡然无存。

她现在所追求的是欲的享受，爱的独占，不容第三者分享，此刻，她的养母反而变成她的情敌，有如眼中之刺，恨不得宰了她。

她毒念突起，伸手向妇人脸上抓去，而妇人早已视死如归，心想：死在莹儿手中也好，如果莹儿企图毁她的容，她更不会介意，因为眼前这贼子，正在窥视她的美色，一但容貌被毁，死罪虽然难免，或能落个干净身子。

这仅是她一念之间，少女的手刚刚抓到她的面子，只见那汉子一闪而至，扣住少女的脉门，将她带出三步之外，道：“莹妹，我不许你杀她！”

少女冷哼一声，道：“我知道你喜欢她，不喜欢我！”

汉子道：“你们两个我都喜欢，一视同仁！”

妇人不忍看这禽兽的行为，闭上眼睛，思索脱身之计。

她几次想抱着爱儿，开窗跳入水中，但又怕他们抓住，自己死了事小，展家一条命根绝对不能断绝。

少女冷峻地道：“那么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那汉子道：“我刚才说过，一视同仁！难道你还不相信我？”

少女道：“不行！你如果是真爱我，我为大，她为小！”

此言一出，连那汉子也不由怔了一下，而那妇人突然睁开美目，怒视着她一手抚养大的养女，她好象在恶梦之中，仍然不敢相信这是事实。

然而，事实摆在眼前，那汉子的淫笑和养女的下流无耻之态，都像一根根的毒针，无情地戳在她的心扉，她几乎无法保持身子的平稀。

终于，妇人流下了伤心之泪，她发现这是事实，而事实太残酷了。

那汉子道：“好吧，我依你，你为大，她为小，希望你们母女两人不要吃醋！”

妇人强忍满脸悲忿和泪水，心情竟出奇的平静，她知道事到如今，徒自悲伤于事无补，必须想出一个釜底抽薪之计，保全儿子的性命，以报杀夫败节之仇。

年轻汉子淫笑连连，托着妇人的下巴，道：“怎么样？美人儿？你为小她为大，这也算是天下奇闻吧！哈……”

妇人一摆头，挣开那汉子的手，道：“怎么样吧，反正我已落入你的手中！就算嫁给你也没有什么，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。”

少女怔了一下，她没想到自己的养母平素一本正经，凛若冰霜，到头来也是假惺惺作态，丈夫尸骨未寒，就动了再嫁之念。她突然笑得花枝招展，上气接不了下气，道：“那个猫儿不喜腥！这句话真是入木三分，看起来一本正经之人，

心里花样更多，说不定父未死之先，你就想野汉子呢！”

妇人为了报这奇仇，眼前的一切都不再使她震惊，她暗自警告自己，必须镇静，使展家的香火不至断绝，不至永沉海底。因此，她没有看自己的女儿一眼，只面对那年轻的汉子，等他答复。

在年轻汉子眼之中，这中年美妇比少女美得多了，而且成熟，肤腴尤有过之，眯着色眼道：“你且说说看，是什么事情？”

妇人道：“我和展文结婚十余年，素日感情不错，如今他已经身葬鱼腹，我作妻子的，不能不祭祀他一番！”

那汉子道：“好吧！我答应你，你要如何祭他？”

妇人道：“就以船上所有酒菜，香花烛箔，摆一香案于船首，略尽心意！”

那年轻汉子立即吩咐摆香案，又向妇人走近，狞笑道：“这个孩子可以交给我了吧？”

妇人陡然一震，搂紧孩子，道：“我也知道无法保全这孩子，但你要杀他也要等我母子拜祭一番之后，反正我们一个也跑不了！”

那年轻汉子对那少女道：“莹妹，你的意思如何？”

少女水蛇腰一扭，道：“你早已独断独行了，还问我作甚？”

年轻汉子道：“你为大，她为小呀！以后你可以发号施令，但不能虐待她！”

少女哼了一声，险毒地瞪了她的养母一眼，那年轻汉子又幸灾乐祸地狂笑一阵。

这贱子的笑声，好象无数的利刃，戳在妇人的心坎上，

她下意识地望着他，由头至身，由身到脚，绝不放弃任何部分。

年轻汉子以为她在欣赏他的英姿，一时之间，心中大感受用，竟有些局促不安起来。最后，妇人的目光又回到他的脸上，淡然地道：“原来是中原知名人物！”

年轻汉子心花怒放，以为她在想知道他的真正身份，胸脯一挺，道：“在下乃是在中原——”

妇人一挥手，道：“不必说了，我已经知道，现在请你们出去一下！”

年轻汉子不由一怔，道：“难道你想自杀？”

妇人强忍无边的怒火，脸上露出非常宁静之态，淡然一笑，道：“你错了，人生寿命不过数十寒暑，我既已落在你的手中，也是天意，放心吧！我不会做出那种傻事！”

年轻汉子：“我知道我的人才及武功你都有相当的认识，绝不会自寻短见，嘿嘿，坦白地说，当今之世，你若想嫁一个象我这样才艺双全的人，可以说难上加难，那么你要干什么？”

妇人道：“我要拜祭亡夫，当然也要换上一套素服！”

年轻汉子哈哈笑道：“你已经是我的妻子，换衣服又何必避我？”

妇人怀中的小童，虽然仅有六岁，但他聪明过人，看了这半天，已隐隐看出这汉子不是好人，小拳头一场，大声道：“你再欺负我妈妈，我就揍你！”

年轻汉哈哈大笑一阵，道：“小子，恐怕你没有机会了！”

说毕，一揽少女的水蛇腰，面色一寒，对妇人道：“告诉你，外面戒备森严，你虽是出身武林世家，嘿嘿！在我面前

别玩花样，现在外面香案已经摆好，我们到外面等你！”

妇人搂着小童，泪下如雨，这种打击不要说是个妇人，就是一个大英雄豪杰也受不了。因为出卖他们的不是别人，竟是自己的义女。

小童亮着眼睛，对眼前发生的事似懂非懂，大声道：“妈妈，你不要哭，待飞儿长大为你报仇！”

妇人突然一震，立即又忍下悲痛，准备把仇人的身世告诉儿子展飞，然而，她心念一转，觉得他现在知道有害无利，况且他年纪太小，能否记住还有问题，一旦他能脱出魔手，在武功未成之前，找他们报仇，岂不是羊入虎口！然而，她必须使他知道他的父亲惨死仇人之手，而这表达方式须用脑筋才行。

她心知时不待，不能耽误太久，目光一扫，发现桌上那块素绢，那是丈夫展文刚才写的正气歌，下面落款着年月日，罗字光写了一个“四”字，下面就断了。

她在心念一动，立即走到桌旁，提起笔，在素绢末端涂了一阵，原来她在那空隙之处画了三个张牙舞爪的老鼠，围着一只大猫，而那大猫竟被三只老鼠咬死在地。

小童素知妈妈常常作画，但却不象今天这样潦草，况且妈妈过去画的都是花鸟人物，而今天画的竟模糊不清的东西，好象素绢上淋了些墨汁。

小童道：“妈，你画的甚么？”

妇人一面挥毫，一面默默流泪，低声道：“飞儿，你要做个乖孩子么？”

展飞道：“飞儿一定乖！”

妇人道：“从今以后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要自己忍

耐，自己关照自己，记住，这面素绢千万不可遗失，也不要给任何人看到，如果你能生离此船，要设法到金陵，找你外公——”

还没有换好衣服？”妇人道：“快好了！”她知道这是血仇的最后契机，不能再迟延，一切只有听天由命了。她咬破手指，在素绢上写了一首诗：“猫膏鼠吻诚可哀，母子同遇虎狼才，稚燕欲挽厦将倾；十五年后复仇来。”落款写了“母丁芸泣留。”

“匆匆将素绢以油纸包起，掖在展飞的裤带之上，道：“孩子，千万别忘了，此物不可遗失……”

外面厉声道：“你还没有换好？”

妇人道：“来了，来了。”她拉着展飞，全身颤抖，她知道这是生离死别，今生母子能否见面，希望非常渺茫。但她在这紧要关头，没有其他办法可想，只有委诸命运了。

母子相扶出了舱门，只见自己的女儿倚在那年轻汉子怀中，连看也没看他们母子一眼。舱首之上已经摆了香案，烛火在夜风中摇摇欲坠，正象征着他们母子现在的命运，只要一阵大风，即可一摇而熄。

舱头四周，分站着那三个汉子及五六个彪形大汉，丁芸一颗心直往下沉，因为她的最后一点希望也将破灭。但她未到绝望地步，绝不露声色，她走到香案之前，沉声道：“船头之人闪开！”

船头两个大汉道：“难道你想投江自尽？”

丁芸冷笑道：“我拜我的丈夫，不能拜你们两个败类！”

那年轻汉子沉声道：“好吧！你们两人闪开！她跑不了！”

丁芸再也忍不住极度的悲哀，泪下如雨，向香案跪拜了

下去。接着哭声震野，与两岸猿啼之声相呼应，令人肝肠寸断。

妇人哭了一会儿，不得不注视四周，为了报这血仇，她自己惨死贼人手中早已认命了，但她必须将儿子推入江中，以求于万一。

然而，四周都是绝世高手，况且展飞仅会一点启蒙的武功，怎能逃出毒手。但是拜祭一过，三个贼子绝不会放过展飞，此时不冒险，待会再冒险都没有机会了。她情急生计，突然目光向江中一扫，悲声道：“那黑突突之物不是亡夫的尸骨吗？”

此言一出，所有的贼子都向江中望去，丁芸抱起展飞，同时向江中投去。刹那间，那三个大汉都已发觉，那年轻汉子狞笑一声，头下脚上，向江中掠下，有如鱼鹰入水，轻功之高竟博得一阵喝采之声，正好抓到丁芸的左足。

就在这紧要关头，一声厉喝，三道寒芒，巡奔那年轻汉子的脑后玉枕、灵台、鹤口三大要穴。然而，这年轻汉子是这几个大汉中武功最高的一个，他宁愿自受创伤，也不能放走这母子两人，身形一挫，让过两道寒芒，仍然扣住了丁芸的足踝，“卜”地一声，第三道寒芒已没入他的大腿之中。这贼子也真了得，咬牙忍痛，足尖在水面上一蹬，腾身再起，就在此时，丁芸一松手，“卜通”一声，展飞已落入江中，顺着湍急的江流，载载浮载沉，没入夜色之中。

而年轻汉子此刻顾不了许多，扯着丁芸的足踝掠回船上，顺手将她点了穴道，摔在舱上。

而此刻船上已动了手，年轻汉子对一个老人狞笑道：“本人一时疏忽，差点被你老贼误了大事，但展飞那小崽子已经

落入江中，生死未卜，待我先宰了你再说！”

他又厉声对其余大汉道：“快放下舢板，去找那小子！绝不能让他逃掉，就是淹死了，也要把尸体带回来！”

七八个大汉放下舢板，飞乘而去。

年轻大汉厉喝一声“住手！”史见那两个大汉合战一个老仆模样之人，竟未占到上风。

“你是展文的仆人？”

老人道：“狗贼！展文和你何怨何仇？你竟能下此毒手？”

年轻汉子耸肩笑道：“老贼，你死到临头，还敢多管闲事，你算什么东西？”

老人立即向少女望去，他那慈祥的老脸上，肌肉不断的抽搐，沉声道：“展莹，你——你——出卖了你的父母？”

展莹倚在舱门之上，双臂一拢，轻描淡写地道：“展忠，你是什么东西？敢直呼我的名字？”

展忠咬牙切齿，“格崩”一声，竟将老牙咬断，张口向展莹喷出，三颗老牙挟着一道血箭，如电射到。展莹大袖一挥，血箭立即散了开去，她一扭水蛇腰，大声道：“把他宰了，我懒得看他那副奴才相！”

展忠气得身子一抖，道：“贱婢！你……你不会得到好死！我展忠即使变成厉鬼也不放过你！”

“呛”地一声，展忠撒下一对钢圈，直径约一尺，护手处有一月牙，这乃是展文的成名兵刃，一般武林高手，只要一见这“子母离魂圈”，就要礼让三分。

然而，眼前三个大汉的武功深不可测，况且展忠虽得展文亲传，毕竟未得绝招，况且年纪太大，三个大汉自然没有放在心上。